

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

皖南花鼓戲

(第一集)

要 目

双合鏡	藍衫記
-----	-----

綉像記	小清官
-----	-----

珍珠塔	鷄籠山
-----	-----

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

編 印 說 明

安徽戏曲剧种比較丰富，历史也比較悠久。远在明代，青陽腔就与崑腔比美；徽調兴起以后，影响遍及全国；徽剧、黄梅戏、泗州戏、皖南花鼓戏、淮北花鼓戏……或自本省土生土長，或自外省傳人，在本省丰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每个剧种都积累了不少剧目，是一項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些剧目是靠一代一代的艺人口傳下来的，有些剧目，眼前只一兩位老艺人会唱；甚至有些剧目伴随已故艺人而亡失掉了。我們在中央发掘遗产、繼承遗产的指示下，編印了本省的傳統剧目，做为参考研究或整理演出的資料，备使优秀剧目得以保存和傳播。

各剧种的傳統剧目都是根据各剧种中有成就的老艺人口述本加以校訂的。（有的剧本，还参照几个不同的口述本加以校勘。）

校訂时，为了尊重原貌，只改正錯別字和將非常难懂的字句稍加調理。

傳統剧目中人名、地名大多是虚拟的。某些真实人名、地名以訛傳訛的也很多，除明显的錯誤加以糾正外，一般地仍照口述保存。

剧中的方言，做了必要的注釋。

由于編輯人員的能力微薄，加上搶救工作時間有限，所印剧目，未能尽选善本，其他編輯、校訂等方面的缺点还有很多，希各地同志予以指教。

“皖南花鼓戏”簡介

皖南花鼓戏是我省宣城、广德、郎溪、宁国等地流行的一种地方戏。

清代中叶以后，湖北花鼓戏与河南地灯子随移民傳至皖南，在当地生根发展，受到徽剧和其他民間艺术的影响，逐漸由广场演出而走上舞台，形成皖南人民所喜爱的剧种。并且从皖南流行至浙江长兴、江苏溧水等地。

皖南花鼓戏的艺术积累比較丰富，有大戏四十一本；小戏八十七个；另有残本二十个左右。进入城市后，还产生了一部分幕表式的連台本戏。唱腔以淘腔、四平、北扭子、悲腔为主調，还有花腔七十余种。从前歌唱用帮腔，現改用乐器伴奏。表演艺术也很丰富，尤其表現农民和农村中手工业者生活的小型剧目最具特色，还保存着載歌載舞的民間舞蹈形式，生动活潑，泥土气息也很濃厚。

解放前，皖南花鼓戏受到反动統治者的摧殘，班社四散，艺人零落，整个剧种，瀕于絕迹。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南皖花鼓戏获得了新的生命。現有五个职业剧团。挖掘、整理了一部分傳統艺术，培养了大批的青年演員。在創作演出現代戏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績。

双合鏡

柯正貫 胡蘭庭 口述本

前 言

“双合鏡”是写穷秀才張德义赴岳父秦义龙处借錢上京赶考，秦嫌貧賴婚，以五十兩銅銀借与，欲中途害死德义。事为老家院得知，奔告小姐秀英；秀英約張月牆相会，贈銀而去。后秦欲將秀英另許官家，秀英不允，父女反目，秦怒逼秀英自尽；老家院連夜領英潛逃，途中，秀英不堪跋涉之苦，乃出家为尼；老家院討飯上京寻張。張中狀元，主僕相遇，張至尼庵寻妻；夜，秀英送茶时，发觉狀元郎就是夫郎，大喜。張乃至秦家索妻，秦以花轎將秀英迎归，夫妻团圓。

本剧系郎溪花鼓戏剧团纪录。

人物：

張德义	(义)	尼 僧	(尼)
李 氏	(李)	李黑心	(黑)
秦义龙	(秦)	王 宏	(王)
董 氏	(董)	門 子甲、乙、丙、丁	(門)
秦秀英	(秀)	家 人	(家)
老家院	(院)	丫 环	(丫)
家 院	(家)	百不成	(百)

第一場

(張德義上)

義：(引)打坐學堂，苦攻文章。(入座)。

(詩)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

(白)小生張德義，翠南縣的人氏。爹爹早年去世，幸亏母親教兒成人，每日攻讀詩書。今年乃是大比之年，我到有心上京赴考，無奈家中貧寒，無有路費盤纏。我那岳父，乃是翠南縣正堂，我不免去到他的衙前，借貸白銀，上京赴考。請出母親一同商量便了。

(唱“淘腔中板”)張德義坐寒舍心中想定，(重句)(起鑼鼓轉七鎗)思想起老爹爹令人傷心，最可嘆老爹爹早年喪命，老母親守寒貧教兒成人。每日里在費學詩書攻定，實指望攻詩書四海揚名。看起來家貧窮難求上進，我怎能上京去趕考求名。我岳父義父龍翠南縣正印，我有心到他衙前借貸白銀。這是我上京去心中暗想，百般事和母親商量一聲。背著身我只把母親來請，請一聲年邁母兒有話明。(重半句)

(李氏上)

李：(唱“淘腔中板”)有老身在寒舍門戶照應，(重半句)早無柴晚無米苦守寒貧。德義兒受寒貧秀才頭頂，听娘教他每日苦攻書文。倘若到後來功名有分，不枉費為娘的教兒成人。將身只把前堂走進，德義兒請為娘所為何情。(重半句)

義：(唱)老母親請上坐兒把安問，有件事與母親商量一聲。大比年萬歲爺龍門開放，兒有心上京去趕考求名。我心想岳父家前去借貸，去不去請母親應答一聲。(重半句)

李：(唱)自古常言把話論，是何人攻讀詩書不想功名？我的兒岳父家白銀借定，怕只怕兒的岳父不認貧親。(重半句)

義：(唱)老母親講此話兒要奉稟，老岳父他是我瓜葛之親。今日里我貧窮理當照應，那有的親岳父不顧人情。辭別了老母親兒出

門庭，老母娘你請轉兒要登程。（重半句，下）

李：（唱）我的兒借白銀功名求定，不知道他岳父何等良心。望不見姪兒寒舍進，有老身在寒舍等兒回程。（重半句，下）

第二場

（秦義龍上）

秦：（引）身為縣令，管轄黎民。

（詩）世人道我心太奸，我說世人心太偏。為人不定牢籠計，怎享榮華萬萬年。

（白）老夫秦義龍，翠南縣正印。膝下無子，單生一女。自幼兒過三媒六証，許配了張德義為婚。如今張家一貧如洗，我那女兒到了他家，怎能安身？我時刻放心不下，家院伺候了。

（家院上）

家：（白）領了老爺命，把守在衙門。（張德義上）

義：（白）來此即是岳父的衙門，門上哪位在？

家：（白）啊！原來是張姑爺來了。

義：（白）正是。有勞你通報，說小婿求見。

家：（白）姑爺少站。稟報老爺，張姑爺求見。

義：（白）怎么！張德義來了？老夫正要謀計于他，傳他進來。

家：（白）是！張姑爺，你家岳父請你進來。

義：（白）帶路。（進介）見過岳父大人。

秦：（白）罷了，一傍坐下。

義：（白）謝坐。

秦：（白）門婿不在贊學攻讀，來到我衙為了何事？

義：（白）岳父大人，有所不知，今年乃是大比之年，門婿有心向岳父借動白銀上京赴考，不知岳父意下如何？

秦：（白）啊！听你言語，來是借動白銀上京赴考？

義：（白）正是。

秦：（白）門婿上京赴考，借貸路費，（思介）既然來了，哪有不借之

理。到后面吃杯暖茶。

义：（白）前堂拜岳父。

秦：（白）后堂見岳母。（义下，秦叫头）

張德义，小奴才！老夫正在計謀于你，哪有白銀相借？家院！

家：（白）在。

秦：（白）快与老夫定計。

家：（白）小人慌忙无計，（老家院庭后偷听）

秦：（白）我到有計了。

家：（白）老爷有計当用。

秦：（白）借他五十兩銅銀，中途无用，不是一餓而死。（老家院下，起鑼鼓）家院，看銅銀伺候。

家：（白）是！（拿銀）老爷，銅銀在此。

秦：（白）有請你的張姑爷。

家：（白）有請張姑爷。（义上）

义：（白）見過岳父！

秦：（白）門婿，这有五十兩白銀，帶在身旁，上京赶考去吧！

义：（白）謝过岳父大人！（唱“东庄”“淘腔”）老岳父待姻婦恩情太深，你借我路費白銀上京求名。辞过岳父儿出門庭——（重板）儿得中报馬官报到你的衙門。（下）

秦：（叫头）張德义啊！小奴才！老夫哪是借你白銀上京赶考；分明是五十兩銅銀，中途大路，一餓而死。这正是：老夫撒下金鈎釣，何愁鯨魚不上鈎。（下）

第 三 場

（老家院上，急急风轉乱碰錘）

院：（叫头）老爷呀！咦，嘴老爺！張姑爷借动白銀，借与不借但憑于你。你不該借五十兩銅銀，要謀他的性命，这如何是好？（想介）有了，我不免去到春閣樓前，送信小姐知道。小姐要

念夫妻之情，我自有道理；要不念夫妻之情，我把她好从一比；紗帽拋在長江內，流水兩開交。我到樓台走啊！

（唱搖板）昔日里有一个小莫成，他本是莫怀古使用家人。一棒雪替主喪了命，萬古千秋留美名。老奴比不得小莫成，略略要學兩三分。蹉跎跌跌樓台上，便把小姑娘請一聲。

院：（白）小姐快來。

（秦秀英上）

秀：（白）掌家一聲請，上前問分明。

院：（白）見過小姐。

秀：（白）掌家為了何事？

院：（叫頭）小姐啊！小姑娘。你在樓台哪里知道，大比之年張姑爺來到老爺衙前，借動白銀，上京趕考。老爺借與不借，到還罢了；他不該借了五十兩銅銀，姑爺中途豈不是一餓而死！

秀：（白）你待怎講？

院：（白）一餓而死！

秀：（白）哎呀！（昏倒介）

院：（白）小姐醒來！

秀：（唱“淘、迈腔”）听他言不由人昏迷不醒，

（叫頭白）爹爹！哎！爹爹呀！（接唱“東庄”、“淘腔”）

老爹爹可算是鉄打的心，你門婿他貧窮理當照應，害門婿却不是害了女兒的終身。背轉身我只把掌家叫應，見過掌家說分明。（栽板）

（白）掌家快生巧計，搭救姑爺才是道理。

院：（白）哎呀小姐呀！事到如今哪有良謀巧計？你要念夫妻之義，老奴將姑爺追趕回來，銅銀調換白銀，上京趕考，求得一官半職，小姐終身有靠；小姐你要不念夫妻之義，老奴將你二人好从一比：

秀：（白）比从何來？

院：（白）紗帽拋在長江內，流水兩開交。

秀：（白）此計甚好，不知哪里會話？

院：（白）這個……（想介）月牆會話。

秀：（白）什麼為號？

院：（白）拍掌為號。

秀：（白）什麼為記？

院：（白）撒土為記。

秀：（白）此計甚好，照計而行。

院：（白）小姐請進閨閣。

（唱搖板）春閣樓辭小姐把樓下，要把姑爺追回程。（院下，張德義上）

義：（唱“淘腔中板”，走錘轉滾錘）在衙前辭岳父忙把路趕，一心心上京都趕考求官。迈开大步越走越远——。（老家院上）

院：（接唱下句）見過姑爺問根源。（裁板）

（白）見過姑爺。

義：（白）罢了！你慌慌張張，追趕到此，為了何事？

院：（叫頭）張姑爺，張公子！你哪里知道，你那岳父借了五十兩銅銀，謀害你的性命。

義：（白）我却不信。

院：（白）打開一觀。（義拆包觀介）

義：（白）哎呀老賊呀！

：（唱搖板）老賊做事太不仁，苦苦害我為何情？
不辭掌家把路奔——

院：（接唱下句）攔住姑爺慢稍停。

（白）張姑爺，你急急忙忙，意欲何往？

義：（白）我去到那縣衙，告那老賊一狀！

院：（白）哎呀張姑爺，常言道，官官相衛，你怎能告他呢？

義：（白）依掌家之見呢？

院：（白）依老奴之見嗎？你隨定于我回去，小姐約你月牆相會，那時間自有道理。

义：（白）月牆会話，以什么为号？

院：（白）以拍掌为号，撒土为記。

义：（白）掌家帶路。

院：（唱“淘腔送板”）有老奴在前面把路引，

义：（唱）張德义在后面紧隨跟，

院：（唱）拐弯抹角求得好快，

义：（唱）月牆不远面前存。

院：（唱）求至在牆外三拍掌，（拍三下，家院下，秦秀英上）

秀：（接唱下句）花园来了秦秀英。（重板）

义：（唱“淘腔送板”）抓把黄土朝內洒，

秀：（唱）外面洒土是何人？

义：（唱）外面洒土張德义

秀：（唱）牆內答話秦秀英。（重板）

义：（唱“淘腔快板”）心中只把賊人恨，大罵丫頭做事不該。你爹爹在衙前將我来害，你在月牆盤問秀才。井边打水江边卖，你父女做的事該是不該。（重板）

秀：（唱“淘腔快板”）相公不必將我怪，奴家言語听开怀。我爹爹衙前將你害，我在樓閣未下来。問相公銅銀在不在？

义：（接唱）銅銀現在我怀內揣。

秀：（唱）你把銅銀交給我。

（轉“哭介”）我与你…在后面…哎…我的張公子，調換了銀来。

（重板）

义：（唱“淘腔快板”）小姐待我恩情深，你將銅銀換白銀。我要京都高得中，小姐到后来有靠身。倘若到京都功名无分，

（轉唱“哭介”）你是你…我是我…哎…

秀：張公子……

义：（合唱）我的賢小姐……

义：（唱下句）兩下分离。（重板）

秀：（唱“淘腔快板”）公子出此言錯把話論，秀英言来听分明。活是

你家人，死是你家鬼。

(轉唱“哭介”)生和死…永不離…哎…

秀：張相公……

義：(合唱)我的賢小姐……

秀：(唱下句)你家門。(重板)

義：(唱“淘腔快板”)小姐待我是真心，你拿什麼做憑証？你有憑証我才信，沒有憑証我信不真。(重板)

秀：(唱)相公做事多把穩，他問奴家要把柄。轉面來取出明月鏡，把話說與公子听。雖說是一塊明月鏡，拜拜空中過往神。我與張郎有夫妻之分，月鏡一拍兩下分。我與張郎沒有夫妻分，月鏡一拍碎紛紛。手拿月鏡拍三把，果然月鏡兩下分。一面好比張德義，一面好比秦秀英。雖說不是無價寶，他給你我做媒証。今日認人不認寶，日後認寶不認人。日後要有此寶在，討飯化郎我認承。日後無有此寶在，新科狀元我認不清。明明白白交給你，——(張德義接鏡)高得中打花橋接我過門。
(重板)

義：(唱“淘腔中板”)賢小姐她待我恩情盛，賜我月鏡和白銀。望小姐施一札忙把路奔——一心心上京都求取功名。(下)

秀：(唱“淘腔中板”)抬頭見公子京城奔，到叫我秦秀英挂之在心，望不見張公子樓閣上進，到樓台見過我的母亲娘細說分明。(重板)(下)
(張德義揸包裹上)

義：(唱“淘腔中板”)賢小姐他待我情深，倘若是高得中不忘她的恩情。來至在中途抬頭觀看，那前面一廟堂攏了身。身揸包裹庵堂走進，滿廟神象大顯威靈。走上前去雙膝跪定，滿廟神象听分明。保佑我到京都功名有分，我重修廟宇裝金身。祝告一場走出廟門——不分晝夜奔京城。(重板)(下)

第四場

(秦義龍上)

秦：（白）我有一件事，時刻掛在心。下官，秦義龍。命上無子，單有一女，自幼許配張德義為婿。張德義貧窮無奈，到我衙前，借動白銀上京趕考。那時老夫起了不良之心，借了五十兩銅銀與他，那小子定是中途一餓而死，將我女兒另配另嫁，西門外新科狀元洪喜同，我不免將女兒許配與他，享不尽榮華，受不尽富貴。家院過來！（家院上）

家：（白）老爺有何吩咐？

秦：（白）喚丫環出來。

家：（白）是，丫環走起！（丫環上）

丫：（內白）來了，（上）見過老爺，有何吩咐？

秦：（白）喚你小姐下樓。

丫：（白）是，有請小姐。（秦秀英上）

秀：（白）丫環，請姑娘為了何事？

丫：（白）老爺有喚。

秀：（白）站過一旁。兒參見爹爹。

秦：（白）罷了，那廂有位，我兒坐下。

秀：（白）爹爹在此，哪有女兒的坐位。

秦：（白）家無常禮，哪有不坐之理？

秀：（白）謝過爹爹坐位。爹爹喚兒出來有何教訓？

秦：（白）非是教訓兩字，我兒成人長大，你可知道兒的終身大事？

秀：（白）這！在春閣樓前听母親言道，兒的終身大事許配了張……。

秦：（白）嗯！你也知道許配了張德義。張家一貧如洗，大比之年，到我家借動考銀，是老夫起了不良之心，借了他五十兩銅銀，中途一定餓死。如今西門外洪喜同新科的狀元，我有心將女兒另配于他，豈不是享不尽的榮華，受不尽的富貴，女兒意下如何？

秀：（白）如此爹爹在上，受孩兒一告……。

秦：（白）嗯！三言兩語，你倒告起為父來了？

秀：（白）爹爹，乃是“哀告”之告。

秦：（白）只要有理，你哀告上来罢！

秀：（白）爹爹请听：“大車无輗，小車无軹，其何以行之哉”？“孔子困陈蔡，太公把釣台，一个蘆花女，能配几秀才”？莫說張德义乃是一人，就是頑石一塊，你儿抱在怀中，三年五載，也有个温暖之处，逼儿改嫁，万万不能！

秦：（白）丫头！（唱“淘腔中板”）听罢言来心中有气，罵一声丫头听端的。張德义好比一隻鷄，每日里在大街扒食吃。穿一件破藍衫遮不住身体，盖住了东来露出西。我的儿你本是千金之体，千金女許配花郎有什么名气？（重板）

秀：（唱）老爹爹你不要心头生气，儿說个古人事細听端的，昔日里有一个孟姜女，千里迢迢送寒衣，哭倒長城十万里，老爹爹逼儿改嫁有什么名气？（重板）

秦：（唱）小丫头休得要情性傲遑，为父的言語儿听端詳，張德义他好比花郎一样，千金女配花郎怎过日光？（重板）

秀：（唱）老爹爹这句话从何言講，再說个古人事細听端詳，昔日里有一个王老丞相，他命中沒有儿子三个姑娘，大姑娘配苏龙天官执掌，二姑娘配魏虎兵部侍郎，王三姐情性傲遑，許配了薛平貴討飯花郎，到后来做过了人王执掌，只笑得王老丞相臉上无光。为人不可衣貌相，海水怎能用斗量？老爹爹思来爹爹想，切莫学老鼠眼睛一寸之光。（重板）

秦：（唱“淘腔快、送板”）丫头休要比古人，張良韓信为何人？

秀：（唱“淘腔快板”）張良韓信古苏秦，他是安邦定国臣。

秦：（唱）他是安邦定国臣，七姐下凡配何人？

秀：（唱）七姐下凡配董永。老爹爹逼儿改嫁所为何情？

秦：（唱快送板）要嫁要嫁是要嫁！

秀：（唱）不能不能万不能！

秦：（唱）丫头与我死了罢，

秀：（唱）二爹娘未生下多的后根。

秦：（唱）膝下无子是我的命，你养不得老来送不得終身。

秀：（唱）养不得老来送不得終，死后在灵前哭几声。（扎锤）

秦：（白）为父死了不要你囉！

秀：（白）我却不信！

秦：（白）打赌击掌，（二人击掌三下）

秀：（唱“快淘腔送板”）不做披麻戴孝人，

秦：（白）为父死了不要你戴孝！

秀：（白）我却不信！

秦：（白）打赌击掌，（二人击掌介）好丫头！

（唱快“淘腔”）丫头給我走了吧！

秀：（白）你儿即刻就走！

秦：（接唱）劝人栽刺莫栽花，养儿莫养女嬌娃，常在人前講好話，背后总道为父差。今日賜你刀一把。（白）丫头、丫头，

（唱下句）死在外面莫归家！（栽板）（下）

秀：（唱“半口歇”）哎……我的情性做望的老爹！

（起快“东庄”唱）后堂走进。（重板）

（唱“淘腔慢板”）只气得秦秀英珠泪双淋，老爹爹做此事良心太狠，为什么逼女儿改嫁旁人？自古道好馬不配双鞍子，烈女怎能嫁二夫君？前思思后想想之不尽，呀！（轉快）我不免早死早投生。手拿鋼刀項上刎，（丫环急上）

丫环：（唱）攔住姑娘慢稍停。回头只把夫人請，請一声夫人快快来临。

（重板）

（董氏上）

董：（唱“淘腔中板”）有老身在上房正把茶飲，耳听得前堂請叫一声。急忙忙到前堂双目覷定，

秀：（白）娘啊！

董：（唱下句）秀英儿这等模样所为何情？

秀：（唱“慢淘腔”）老母娘請上坐儿把安問，你的儿实情話娘听分明。你的儿遇过了三媒六証，許配了張德义足下为婚。到如今他張家貧穷得很，大比年到我家借动考銀。老爹爹借不借

儿还不恨，大不該借銅銀謀害小生。此如今逼女儿重新改嫁，他賜儿鋼刀一把繩索一根。是这等我才把母亲来請，老娘亲生巧計搭救你的嬌生。（重板）

董：（唱）耳听得秀英儿把話講定，恨老爷做此事太无情。門婿儿家貧窮理当照应，害女婿你女儿身靠何人？叫秀英到楼台驚驚綉定，千斤担子有为娘来担承。（重板）

秀：（唱）爹是天来娘是地，老爹爹作了主由不得娘亲。（重板）

董：（唱）秀英儿虽年輕会把話論，她言道爹做主由不得娘亲。低下头来暗思想——

（白）有了！

（接唱下句）我不免叫掌家商量一声，背轉身我只把掌家叫应，叫一声老掌家快快来临。（重板）（家院上）

院：（唱“淘腔”）有老奴在廚房料理茶膳，耳听得前堂喊叫一番。行几步到前堂二目观看，——东娘啊！（接唱下句）問东娘你喚老奴来所为何事？（重板）

董：（唱“淘腔中板”）老掌家不知情二堂站定，有一樁要紧事說与你听，你家小姐遇过三媒六証，許配了張德义足下为婚。此如今他張家貧窮得很，你老爷逼小姐改嫁別人，秀英儿在二堂决意不肯，你老爷賜鋼刀繩索一根。是这等我才把掌家来請，老掌家生巧計搭救我的嬌生。（重板）

院：（唱“淘腔中板”）賢东娘講的話老奴知道，恨老爷借銅銀將姑爷害謀，那時間我送一信小姐知道，追姑爷在月牆調換銀包，張姑爷得白銀求名去了。又誰知我老爷又生計謀，逼小姐另改嫁良心喪了，难道說为官人不知律条。賢东娘叫老奴生下計巧，有老奴生計巧又妙又高。三十六条計跑了为妙，我不免帶定了小姐外面奔逃。（重板）

秀：（唱“淘腔中板”）儿听得老掌家外面逃奔，背轉身見母亲儿有話明，老掌家他知道帶人逃奔，知人知面不知他的良心。（重板）

董：（唱）秀英儿虽年輕聰明的很，講出來這言語勝似娘亲。背轉身見掌家我有話論，老掌家在二堂听之在心。你言道帶小姐外面逃奔，知人知面不知道你的良心。（重板）

院：（唱）賢东娘講的話老奴明鏡，老奴我心中明如灯。你怕我待小姐三心二意，我敢对蒼天把誓盟。望东娘施一礼双膝跪定，尊一声空中过往神灵。我若是待小姐三心二意，雷打八塊落不到整身。（重板）

董：（白）掌家請起，（唱）早知道老掌家你是真心，我不該逼你把誓盟。叫掌家到廚房飽餐一頓，

院：（唱）賢东娘多办些旅費盤纏。（重板）（下）

董：（唱“淘腔中板”）老掌家可算得忠心耿耿，帶女儿出門去我也放心。叫秀英到綉房衣裳換定，——

秀：（唱下句）老母娘打发掌家早早动身。（重板）（秀下）

董：（唱）秀英儿到閨房衣裳換定，我这里收拾包裹里有白銀。包裹里盤纏三百兩整，准备了他主僕外面逃生。回轉身我只把掌家叫应，——（老家院上）

院：（唱下句）老东娘准备了多少路費盤纏？

董：（唱）包裹里白銀子三百兩整，从此后我的女儿要你担承。叫掌家你与我秀英叫应，

院：（唱下句）請一声賢小姐快快来临。（重板）（秦秀英上）

秀：（唱）秦秀英換衣裳珠泪滾滾，老爹爹苦苦逼儿所为何情？背轉身我只把母亲請，娘啊！老母娘打发我主僕們早早动身。（重板）

董：（唱“淘腔慢板”）儿哪！秀英儿站在二堂娘有教訓，为娘的叮咛儿牢記在心。儿莫怪为娘的良心太恨，怪只怪儿的爹爹下无情。此一番儿跟掌家外面逃奔，奔京都找張郎儿有靠身。儿要跟为娘的爭一口气，你要与張公子留下美名。

董：（同唱“哭介”）母女們……在二堂……哎……我的女儿……珠泪
秀：娘啊

难忍。——

院：（白）东娘啊！（快“东庄”，接唱下句）長哭短嘆枉費心。（裁板）

（白）哎呀东娘啊！長哭短嘆也是枉然，倘若走漏风声，大事难成，不免我主僕逃走了吧！

董：（白）不知哪里好逃？

院：（白）这个…（想介）打从前門逃走！

秀：（白）逃得的嗎？

院：（白）逃得的（肯定地）走，（三人团場，叫头）逃不得啊逃不得！

董：（白）为何逃不得？

院：（白）前門有家人小子把守，倘若告訴老爷知道，老爷降罪，一定罵我：老掌家，你这老匹夫，你私帶小姐逃走罪該万死！老奴怎能担待得起？

董：（白）（惊慌地）掌家这如何是好？

院：（白）这…从側門而逃！

董：（白）逃得的嗎？

院：（白）逃得的，隨定我来。（三人跑团場，起叫头）逃不得啊！逃不得！

董：（白）为何又逃不得呢？

院：（白）側門有丫环使女把守，告訴老爷，老奴还是吃罪不起。

董：（白）（惊慌地）啊呀！这这这……这如何是好呢？

院：（白）啊呀东娘！不要如此惊慌，我們越牆逃走。隨我来，（跑团場，家院以手势叫母女二人躲避下，他拆牆，越牆而过，向內拍掌介，母女即上）

董：（唱“搖板”）急急忙来急急忙，帶我姣儿跳月牆，手帶秀英花园內，見過我儿說端詳。

（白）哎呀！我儿速速逃走吧，（秀英跳牆跌倒，母扶起跳过牆）

院：（白）东娘啊！（唱搖板）走上前来双跪定，拜別主母即动身。手帶小姐把路奔，母女們要相会除非是双喜臨門。走！（二人